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四八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48)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四十八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星期二下午六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汉斯·R.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各国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48)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

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1. **主席：**依照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黎巴嫩、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代表们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A. 埃班先生*（以色列）、*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M. H. 法拉先生*（约旦）、*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G. 哈金先生*（黎巴嫩）、*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A. T. 本希玛先生*（摩洛哥）、*G. 拉沙什先生*（沙特阿拉伯）及 *G. A. 拉希德先生*（科威特）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现还收到突尼斯〔S/7928〕及利比亚〔S/7934〕常驻代表的信，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无反对意见，我建议邀请这两位代表也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及 *W. 布里先生*（利比亚）在指定席位就座。

3.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列在其议程上的三个项目。

4. 自从昨天上午安理会开会立即审议中东的严重局势之后，各位代表即对安理会在此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方针进行了不断的紧急磋商。现在这些磋

商终于就一项号召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取得一致协议。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荣幸地提出此项决议草案[S/7935]，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这一局势的口头报告，

“听取了安理会上的发言，

“关注到战争的爆发和近东的危险局势，

“1. 呼吁各有关政府，作为第一步，采取一切措施以求在这个地区立即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2. 要求秘书长使安理会随时迅速地了解局势。”

5. 如果安理会各位代表同意，我建议不经辩论就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

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

一致通过决议草案。¹

6. **主席：**我将要求秘书长把这个决议转给有关各方并尽速向安理会作出报告。我确信，当我最迫切地呼吁有关各方立即按该决议规定办事时，我表达了安理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愿望。

7. 有些代表想对他们的表决进行解释。在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美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8.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刚刚通过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它的职责，发出了结束近东敌对状态的明确的号召。决议是恢复和平的第一步。它拥有联合国的全部权威。现在所有有关各方的责任是立即完全地按该决议的规定办事。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都有同样的责任运用它的全部影响来支持这个决议的执行。

9. 决议本身，正如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知道的，是在安理会主席的领导下，由于各国政府及其在这里的代表在过去三十六个小时内，在联合国这里集中的政治努力的结果。它反映了我们各自的观点朝着一个唯一的目标成功地取得一致，这个目标就是熄灭近东的战火并开始把这个地区转向和平。

¹见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决议。

10. 这个决议及其停火呼吁所号召的行动，正是我国代表团从我们昨天上午开会〔第一三四七次会议〕审议敌对行动爆发以来一直敦促采取的行动。的确，决议是和我们对待这次危机的每一阶段的精神相符合的。我们全力支持我们卓越的秘书长为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并尽我们所能对有关各方施加一种克制的影响。我们表示愿意在联合国这里并且也通过我们自己在外交上的努力来参与谋求和平。遗憾的是，我们和包括秘书长在内的许多其他人对防止战争的努力，结果都失败了。当这种情况变得明显时，我国政府认为最最迫切的第一步是使敌对状态立即停止，以结束悲惨的流血。由于这一原因，在过去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作为第一步，美国和其他会员国曾极力敦促通过一项呼吁一切有关政府立即停火的决议。

11. 我们对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这样多的时间深为遗憾。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们现在已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现在能够对各方面发出一致的呼吁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我们迫切地希望，安理会的呼吁将能够立即完全地履行。

12. 我们相信，停火体现着恢复近东和平的第一个紧急步骤。一俟这一步完成以后，我国代表团相信，那时安理会即将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其他需要采取的步骤，以获致更持久的和平。据此，我国政府的政策仍如约翰逊总统在五月二十三日用如下词句所说明的：

“对近东各国的领导人我愿意讲讲三位美国总统以前所说的话，即美国对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决予以支持。

“……

“美国一贯谋求与近东所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遗憾的是，这不是常常可能的，但我们深信，我们与这个地区个别国家的分歧，以及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分歧，必须根据公认的国际惯例和平地解决。”〔见第一三四三次会议，第24段。〕

13. 正是我们对此事的关注，使我们很早就到安理会来，并促使我们在这里作出一系列的努力，以扭转已发生的事情。在执行这个对近东各国的政策中，当战火熄灭和紧张局势缓和时，我们准备参加给这个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的努力，其中这一地区所有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计划将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14. 在结束讲话以前，我有责任说一说和我刚才反复申述的立场有关的一件具体的事情。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捏造了一些异想天开的谰言，说是美机卷入了近东的敌对行动。这些说法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它们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受美国政府的全权委托，我在安理会借此机会，断然否认这些说法。不需要什么假定、以及和但是等等字眼，事实上，在六月五日，昨天上午，在初次听到这种指责几小时以后，我国政府就由国防部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否认这些说法，声明如下：

“有报道说，美机从美国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起飞到以色列机场。另一些报道说，第六舰队的美机在这个冲突地区的其他地方参加了空中行动。这些报道全是荒谬的。所有第六舰队的飞机现在和过去都在冲突地区几百英里之外。”

15. 对在这样一个时刻的这种指责，不能等闲视之。它们属于在一个拥挤的剧场中叫喊“着火了！”的那种性质。它们已被用于公开煽动暴民，对美国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及其他机构采取暴力行动。这些虚假的报道，出于某种我不愿意推测的动机，是在一触即发的局面下加以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迅速采取步骤防止这些危险的谎言进一步扩散。

16. 据此，我奉命在安理会上宣告并提出两项具体措施。首先，美国准备对联合国在这些指责的立即而公正的调查中予以合作，并在调查中对联合国提供一切方便；其次，作为这种调查的一部分或补充，美国准备邀请联合国人员在今天、明天或随联合国认为方便的时候，登上我们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作为我们的飞机在这个地区的一切活动的公正的观察员，并从我们的正式报告以及每一舰只所做的航海日记来核实我们的飞机过去的活动情况。此外，这些观察员还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自由会见这些航空母舰上的全体机上人员，以便断定这些机上人员在这些有问题的日子中的活动。在此次危机期间，只要这些航空母舰还留在地中海的东部水域，他们作为观察员到这些航空母舰上来都将受到欢迎。

17. 同时，我请一切关心和平的政府务必使它所控制的任何消息来源，不再相信这些虚假的煽动性的指责。

18. 最后，让我向每个国家推崇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作为受联合国宪章制约的会员国，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把我们各自政府所具有的全部影响，作为实现由安理会一致同意地达成的决议的后盾。完全实现这些决议，将是走向近东和平和安全的一个主要步骤，并为以正义和公正的精神解决根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参考。

19.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谢谢主席先生给我机会来解释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停火决议的理解。

20. 首先，我应该说我国代表团把这个决议看作是许多紧急步骤中的第一步，看作虽有局限性但却具有重要目标的一步，即它能满足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悲惨局势的紧急需要，这种冲突已经在中东地区产生了。

21. 两天以来，安理会面临着在那个地区的一种极为危险的军事冲突的局势。我们首要而迫切的责任，是阻止我们没有能够加以扭转的战争的爆发。一切迹象表明，我们在这个麻烦的地区面临着一场凶猛的战争。从敌对行动爆发以来虽仅仅两天，但我们已看到这场战争确实是一场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总体战。我们还看到这场战争已经发展成公开而危险的空中冲突，它使平民遭受极大的危险和痛苦。如果听任这种战争继续下去，它无疑会带来重大的损失，使所有受其连累的人民遭受痛苦，并使许多历史圣地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这些圣地在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人民当中享有高度的尊重和崇敬。

22. 关于这方面，我同我国代表团愿意支持世界宗教领袖和秘书长所发出的呼吁，即宣布耶路撒冷圣城为不设防的城市，以免卷入目前的冲突。

23. 安理会的直接目标，必须是把当前军事冲突的形势，恢复到使问题能够得到公正而合理解决的形势和局面。面临着这样一种不仅对有关地区，而且对全世界和平都充满危险的局势，安理会是明智的，它避免了重蹈过去几个星期的覆辙，即陷于徒劳无益

的辩论，而这种辩论只能使安理会进入一种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讨论中去。

24. 现在我们已同意了第一个步骤，让我们以能够导致为合理持久解决办法创造正当公平条件的一致行动，坚决贯彻我们今天的决定，以补偿失去的时间和机会。

25. 作为这个宗教和文明伟大摇篮的中东地区的一个好的老邻居国家的代表，我今天以充满悲痛的心情讲话。我的国家和人民，在远溯不可记忆的日子直到今天的悠久而光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曾经和这个地区的所有人民密切交往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他们友好相处地生活。现在显然不是作历史独白的时候，但是我的注意力却难免要回顾我们世代代和这个地区所有人民共同享有的悠久历史和经验。当埃及的大法老们建造宏伟的金字塔时，当耶路撒冷的伟大国王们兴建圣殿时，当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是他们当代的强者时，当意义深长的信息“和平降临大地，仁慈来到人间”从耶路撒冷的马槽中传出来时，我们和这个地区的人民一直有着有成效的交往。而当伟大的先知，伊斯兰教之父，为永恒的上帝的荣耀发出响亮的号召时，我们又是在那里。

26. 同样地，在今天这个自由和进步的时代，我们和我们在中东的兄弟享有共同的愿望，这种愿望是由我们亚非两洲所有人民为获得和平、进步和更好地生活的联合一致而集中起来的。

27. 因此，安理会能够理解，我国在目睹这个地区突然发生悲惨和流血的事件时，是多么的痛苦。为了在这个地区迅速重建和平，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怀着深厚而真诚关切的心情支持安理会的第一个一致的行动，以使在造成更多的破坏和时间还不太迟以前避免更大的灾难。

28. 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必须采取的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当然，我们将继续以我们微小而真诚的努力，同安理会成员们一起，参与我们必须共同采取的紧急步骤，以便给这个受战争折磨的地区，带来正义和持久和平。

29. 最后，对在这个地区为联合国和平事业服务的印度和巴西士兵的悲惨死亡，我愿意向印度和巴西

代表团表示我国政府的真诚的哀悼。但愿对他们的牺牲的怀念，对各地所有和平事业的公仆和所有献身于保持国际和平的人们，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永远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

30. **塞杜先生**(法国):安理会就这样要求停止敌对状态。如果能够早一点作出这个决议，本来可以使我们少受许多死亡和破坏的，我们是那样迫切地盼望着，现在的决议必须毫不迟延地予以执行。生命和财产必须予以保障，在这些财产中，我国特别重视代表基督教圣地的历史上和精神上的首都。

31. 就法国代表团方面来说，很难设想刚才安理会一致向有关各方发出的呼吁会不受注意，因为那些有争议的国家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决议是以联合国的全部权威为后盾的。

32. 一旦敌对行动停止，按照安理会的愿望，在我们前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决议的执行和由于执行决议而涌现出来的种种后果。联合国将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确信，它将能有目的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事关近东的稳定与和平。

3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需请你原谅让我发表一项有关一件事情的简短声明，这件事情对我的政府和我的国家说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国首相今天在下院的发言中，提到对英国飞机曾经站在以色列一边参加战斗的诬告。这是我国首相所用的言词：

“女王陛下政府已经断然否认这个极其可恶的报道，而我们所有在阿拉伯各国的大使已奉命向当地政府说明这是恶毒的捏造。有一则报道断言英机从英国航空母舰起飞参加作战。在过去一周中，这个地区仅有的英国航空母舰是‘皇家海军胜利号’，它在马耳他，‘皇家海军海尔默斯号’，它在亚丁，每一艘都在一千哩以外。”

34. 主席先生，今天我曾就关于这些谎言这件重要的事情给了你一封信，这些谎言一直以各种形式在纽约这里传播开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将要读一读这封短信，因为这些事情最终总是有必要予以处理的。信件宣读如下：

“女王陛下政府，对从中东并由官方新闻机构

发出的报道中硬说英国飞机站在以色列一边参加最近中东的战斗一事深为震动。这些报道都是蓄意捏造。其中没有半点真实性。

“女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卷入中东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他们已为尽早实现停火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正如我的国务大臣昨天在下院所声明的，英国在这个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都在严格的指示之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卷入。

“所有联合王国驻阿拉伯各国的大使，都奉命对他们派驻的政府说明这些报道都是恶毒的捏造，并且不论是航空母舰基地上的或陆地基地上的英国飞机，还是任何其他英国武装力量，一点都没有参加最近的战斗。

“如果你把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即刻予以散发，我将非常感谢。”〔S/7936〕

谢谢你让我首先处理这件紧急而重要的事情。

35. 谈到刚刚我们一致通过的决议，我同样愿意向你，主席先生，对于你为了担负起你的崇高职务的责任，引导我们通过困难的和最紧急的讨论所表现的耐心和坚定，表示感谢。我们对于所有为我们现在所获得的结果而作出贡献的人同样表示感谢。

36. 在表示我国政府热烈地欢迎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之际，我现在不打算再陈述最近几周中在我们的辩论中所采取的一切立场。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国政府对所有主要问题的立场，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以及我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下院的讲话中，已说得十分清楚了。我们对那些主要问题的立场仍然不变。

37. 继我们刚才共同采取决定以后，现在我只另有一些话要说。在我们中间那些支持联合国的人们，以及在我们中间那些相信只有通过国际谅解和国际合作世界才有希望获得进步和平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在这场危机中对国际权威的希望已处于危殆状态。存在着那些崇高的希望会受到背叛和破坏的危险。现在，我确信，在我们大家的脑子里有一件事是至高无上的：即压倒一切的重大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是环绕在这张桌子周围的我们这些人所不能回避

的——一种勇往直前的责任，去采取现在如此迫切需要的其他步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个现实，即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我们的失败就将导致更多的流血和痛苦。无辜的人民将会受苦。当冲突发生时，受苦最多和最深的往往总是无辜者，对此我们无需到近东以外的地方去找证据。

38. 我愿意同我在安理会的同事们一道向印度和巴西的代表，对一直代表着国际和平和联合国的事业而丧失了生命的他们的士兵表示我们的悲痛和关切。我要向他们致以我国政府的同情、尊敬和感激。

39. 在今天采取了这第一个重大步骤之后，我们认识到只有一种崇高的努力才能使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寻求和建立一种公正的解决办法以及恢复联合国权威的责任。我深信，我们现在一定会共同作出这种崇高的努力。

40.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了要求在近东立即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决议。这样，安理会成员们终于一致赞同立刻断然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

41. 这个地区的军事冲突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来由的。众所周知，在过去数周内，近东的紧张局势大大地加剧了，从特拉维夫那里发出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对他们采取大规模惩罚性的作战行动，采取所谓“决定性的”打击以及如此等等的要求。

42. 甚至在阿拉伯国家采取合法的防御措施之前，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已经在以色列发展起来，而以色列政府，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已经在五月九日由以色列议会授权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43. 关于近东事件，苏联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地方，曾一再表明了它的态度和作出了基本的估计。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政府的声明中曾经着重强调，以色列是不可能对阿拉伯国家实现它的侵略和挑衅政策的，除非这条路线受到谋求使阿拉伯土地恢复到殖民压迫的某些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和间接的怂恿。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势力把以色列看作是反对执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和抵抗帝国主义压力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力量，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

44. 苏联政府曾多次警告特拉维夫，以色列的

统治集团要完全承担其侵略政策后果的责任。但从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来判断，一种理智的态度还没有在特拉维夫占上风。结果再度证明，以色列对近东紧张局势危险地恶化是有罪的。

45. 数十年来，苏联对阿拉伯国家人民，在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殖民主义和发展他们和平经济的正义斗争中，曾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为了保障这些国家的合法权利，苏联正在并打算继续尽其所能以防止破坏近东的和平与安全。

46. 我们认为再度完全肯定苏联的原则的立场，是我们的责任。

47. 如果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步骤以制止特拉维夫极端分子集团的盲目自信，那么现在世界本来是不会看到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新的侵略的，这种侵略已经采取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形式。就此而论，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特拉维夫极端分子集团就是在安理会审议近东局势问题的那个时刻发动这次侵略的，它这样做是对本安理会发动了挑衅。

48.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安理会的声明中〔第一三四七次会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曾说，以色列已“对我国发动了一次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侵略”，并且列举了有关事实。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向安理会报告，以色列的武装力量曾对加沙地带、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区以及开罗机场和在这个共和国领土内的其他机场发动了攻击。一种极其严重的局势就这样形成了；敌对状态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扩大了，因而军事冲突就在近东爆发，苏联政府深信，这种情况至少是不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49. 六月五日苏联政府曾作了如下声明，对此我们愿意提请安理会予以注意：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采取敌对行动，从而犯下了侵略罪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部队抗击侵犯该国领土的以色列军队，双方的坦克、大炮和空军都在活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站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边，并在其抗拒入侵中给予武力支持。约旦宣布它现在已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给予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军事支持。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宣布，他们将以他们的武装力量和资源来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这样，由于一个国家——以色列——的统治者的冒险主义，为某些帝国主义势力隐蔽的和公开的行动所怂恿，一场军事冲突就在近东爆发了。这个国家就这样被那些领导人驱入如此危险的行动中去，那些领导人声言他们是在进行一场为争取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而斗争。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能够破坏以色列国家的发展和那个生存的基础的话，那就是以色列的统治集团今天所选择的轻率冒险主义的政策。

“通过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以色列政府蔑视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色列政府不能说它不知道它的政策将引向何处，也不能说它不知道爱好和平的国家对它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事件将会采取什么立场。以色列政府知道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呼吁它做的正是这样。但是，它选择了战争的道路。毫无疑问，以色列采取的军事冒险首先是以色列本身将自食其果。

“苏联，忠于它自己援助作为侵略牺牲品的人民和从殖民主义奴役下获得自由的国家的政策，声明它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坚决支持，并表示深信他们争取独立和领土主权的正义斗争获得成功。

“在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时，苏联政府要求以色列政府，作为走向结束军事冲突的第一个紧急步骤，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切军事行动并把军队撤到停战线的后面去。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包括大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将各自采取一切步骤来扑灭近东的战火以恢复和平。

“联合国应该履行它的直接职责，即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恢复近东的和平。

“苏联政府保留由于形势需要而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

50.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要求立即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决议，表明安理会在现阶段所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事情。正如决议本身所说明的，它仅仅是第一步。

51. 苏联代表团的观点曾经是，安理会也应采取一项关于侵略军立即撤回到停战线后面的决定。但是，由于安理会某些成员的反对，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52. 苏联代表团直截了当地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侵略军立即无条件地撤回到停战线后面。

53. **鲁达先生**（阿根廷）：在我们以前参加关于中东严重局势的这次辩论中，我们说过〔第一三四三次会议〕，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运用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来保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我们觉得，当时的问题是如此重大，以至当时在那里我们不应去要求最后的解决办法，而应该把我们的努力局限于避免战争的爆发。因为那个缘故，使我们高兴的是这个事实，即有关各方还没有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不幸的是，虽然秘书长所要求的暂停持续了好几天，但还不足以使情绪平静下来，而昨天看到了战斗在更大规模上爆发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需做的并不是保持和平而是重建和平。

54. 面临这种局面，直接地注意到这场战争的安全理事会，应该尽快采取迅速的临时步骤来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安全理事会不得不要求立即停火的一种局面。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防止冲突扩大；在我们能够再度承担解决这个争议的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之前，这是第一个重要步骤。在这些情况下，这个第一个基本步骤的迫切性和明显的必要性，使得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详述对这个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支持。

55. 世界寄希望于本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有力的行动而且应该继续这样做。这事关本组织的威信，在今天也许比以往更为重要。和平的未来有赖于我们的才干和决定。但愿我们不要在明天为今天没有做到的事情而后悔。

56. 紧接着停火这个第一步，应该竭尽全力给中东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昨天我国政府根据这些事件，确定了它的立场如下：

“我们必需冷静地和通盘地慎重考虑冲突的原因和各方要求；我们必需保持公正的和独立的判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需慎重考虑我们的声明的公正性，我们必需这样做，以便更有效地为和平和世界秩序的更高利益以及阿根廷共和国持久的和合法的利益服务。”

57.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我们认为具有历史性的这一决议，因为它再次肯定我国同胞的信念，即在这个危急的时候，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能够并且确是履行了其维护和平的首要职责。

58. 主席先生，我想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强调我们对你为保证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和富有成果的努力表示感谢。在我们发言结束前，我想向印度代表团和巴西代表团由于他们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中的分遣队为其在加沙的和平使命而遭受的死亡表示我的哀悼。

59.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我们大家都担心的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力图防止的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我们身上。秘书长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估计到，中东的局势比一九五六年秋天以后的任何时候更具有危险性。

60. 当我最初参加五月二十四日的一系列会议〔第一三四一次会议〕时，我恰恰和你主席先生一起要求在安理会议程上列入关于威胁着中东和平与安全的极端严重的局势这一项目。当时我建议，安理会应要求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不要采取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以集体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尽管特别是你，主席先生，作了诚挚的努力，在成员之间磋商没有能够作出秘书长所要求的喘息时间的明确的保证，事实上这一要求是为安理会大多数成员以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所支持的，并为我的阿根廷同事刚刚提到的。我也同意我的朋友埃塞俄比亚的代表意见，多少由于你主席先生耐心的和有效的领导而有助于作出今天的决定之前，已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61. 可是事件突然来临，而安理会必需在迫切和

紧急的基础上处理停止敌对状态和恢复该地区平定的步骤的问题。从我国代表团看来，在这个阶段中陷入相互指责和评论谁是谁非的企图中是不会有利于安全理事会和中东和平的利益的。我们仅仅开始理解一些可怕的事实。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在中东进行了剧烈的战斗；以色列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双方均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战斗，并且有战争扩大的严重危险。而在这一点上，我要赞同我的一些同事所作的发言，并且对于联合国紧急部队中印度分遣队和巴西分遣队在以联合国名义履行职责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幸伤亡表示加拿大政府的慰问。

62. 加拿大代表团相信，安理会现在正当地行使了它要求有关当事各方立即停火的职责。正如加拿大总理昨天所说的：“防止这场战斗扩大的肯定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结束这场战斗。”我们希望，一旦停火生效时，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会采取步骤监视停火，并希望所有有关各方能协助它执行这项任务。当然，本安理会将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是紧急的、立即的要求是使战斗停止。

63. 因此，我们欢迎这个意见一致的文本，并且我们很高兴能投票赞成这个文本。我们衷心希望，所有当事各方，所有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现在施加它们的全部影响以使这场战斗结束。现在我们期望，当事各方迅速地同意安理会目前通过的停火要求。

64. 我们注意到，这项决议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相信，安理会必须利用一致同意的这项决议所提供的机会，有效地并以公正的方式处理成为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不能，并且我们一定不能再等十年，等待另一次危机，再次引起战争和流血，使我们大家再次陷入灾难的边缘。

65. **卡马拉先生**（巴西）：从安理会开会审议中东爆发战斗的时候起，正如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所知道的，我国代表团就忙于进行一些会谈和磋商，以期达成一个使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够接受的因而能使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以使这一地区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和平的一个文本。我们一切努力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所有有关各国政府，作为第一步，使停火立即生效，然

后采取导致阿拉伯-以色列局势和平解决的其他措施。我们这样做时仅仅是由于关心采取这一立场，即使它适合于中东公开冲突加诸于安全理事会的紧急要求。为巴西代表团所重视的立即停火，是走向重建和平以及抑制使世界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的第一步，可是是重要的一步。

66. 由于上述理由，我们代表团能够支持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在你主席先生的得力指导下所进行的安理会成员之间的磋商，尽管是紧张的和费力的，但终于对我们此刻要采取的行动方针达成一致。我国代表团对我们主席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给以充分支持，并且我们希望，它将使中东的敌对行动结束，并且是卷入战斗的所有国家恢复和平的一个有效的和建设性的步骤，巴西和那些国家是以传统的尊敬和友谊联系在一起。

67. 我国代表团极为悲痛地就在今天早晨得到我国政府的证实，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中巴西分遣队的一名士兵，在这一地区的埃及部队和以色列部队之间的战斗爆发后被打死了。自联合国紧急部队成立以来，巴西分遣队的士兵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曾经忠心地为中东的和平事业服务。我们对这些同胞表示深切的敬意和友爱的感情。

68. 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印度分遣队所遭受的伤亡向印度代表团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并感谢我的埃塞俄比亚、联合王国、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同事们对我国代表团的慰问。

69. **松井先生**（日本）：在过去两周中，我曾分别两次表达了我国政府对近东局势的深切关注，并敦促各有关政府作极大的克制，认真地避免可能引起当时已经很严重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性质的任何行动。极为不幸的是，尽管我们明确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可是在最近几周内在这一地区所造成的局势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70. 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有关各国的政府应向它们的所有军队发出立即停火的命令，有关各国政府在安全理事会的协助下迅速地、全面地探索一切仅仅限于严格地用于和平的可能途径和手段以解决他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

是，呼吁有关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在这一地区立即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作为第一步的一项决议草案〔S/7935〕被一致通过。

71. 请允许我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通过其各自代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印度和巴西的政府和人民以及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供职中献出生命的那些人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他们以自己的牺牲表现了他们对联合国所致力和平和安全事业的忠诚。

72.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草案文本的措辞本身表明，这仅仅是制止以色列极端分子集团发动的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的残酷侵略的第一步。

73. 在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时，安全理事会不能不承认，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是由以色列极端分子发动的。他们企图通过在某些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下策划的这一侵略——有些人不愿提起此事——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新局势，以便为那些总是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反对所有各国人民打败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人的利益服务。

74. 保加利亚政府六月五日发表了如下声明：

“保加利亚人民和保加利亚政府不安地注视着近东事件的发展。他们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并表示完全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击退侵略，维护自由和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行动而进行的斗争。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支持爱好和平的国家要求立即停止以色列的侵略并把以色列军队撤到停火线后面的呼吁。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安理会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谴责和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行动并恢复近东的和平。”

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的侵略，只不过是使以色列极端分子集团很长时期来遵循的政策顶点。

75. 这一政策反映在下列事实中：以色列政府

不顾对它提出的紧急呼吁，不认为应向秘书长，或安全理事会或世界舆论保证，它不发动对任何阿拉伯国家的武装进攻。当宣布该国政府接受约翰逊总统的邀请并派一名副总统去讨论局势时，就发动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进攻，这一事实表明，以色列政府对政治解决不感兴趣，而企图造成新的既成事实，正如它过去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的公开的和预谋的侵略，是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个最残酷的事件。秘书长的报告以及事件的随后过程证实，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是沿着广阔的路线进行的。

76. 鉴于这项决议只是第一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就其权力范围之内来说，有责任坚持，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并使侵略者迅速撤到停火分界线后面，这在保加利亚政府的声明中是已经详细说明了的。

77. 保加利亚代表团主张，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处理这一问题，希望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在中东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侵略。这是安理会应当执行的一项紧急任务。

78. 我希望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 名义，向印度代表团和巴西代表团以及秘书长，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在中东执行其任务过程中遭受的死亡，表示我们的最诚挚的哀悼。

79. **凯塔先生**（马里）：首先我国代表团 希望对最近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突然进攻所遭受的牺牲表示我们的哀悼。我国代表团也对印度公民和巴西公民的死亡表示悲痛，他们在为联合国供职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希望向印度和巴西的人民和政府，通过在这里的这些国家的卓越代表，对他们因其同胞的死亡而遭受的损失，表示我们和我国政府的诚挚哀悼，他们国家的这些同胞是在联合国的供职中为和平事业而死的。

80. 我国代表团已经一再说明理由，不仅表示它对和平的忠诚，而且也是对和平的考验。在这个我们继续认为是维护和平最高机构的安理会中，对每一个成员国来说，拒绝支持一项和平的呼吁是不可想象

的。因此，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你的呼吁。我们仍然希望指出，首先，我们谴责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以色列的侵略，其次，我国政府完全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为他们的主权及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正义的和具有高度原则的斗争。

81. 因此，我们确信，安全理事会不应认为它的任务是完成这一呼吁，这一呼吁只是一致而简单地表示安理会成员对和平的要求和愿望。我们确信，紧接着这一步，将是对在我们议程上长期出现的整个问题进行彻底研究；因为除非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否则我们将只是在问题已经解决的错觉下在另一张纸上加上几行而已，而这个问题不久又将使我们再次面临困境。

82. **刘先生(中国)**：我国代表团衷心地欢迎这项决议。我们真心地确信，象在中东进行的这样一场冲突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在目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任务的第一个程序显然是安排停火。当然，仍有根深蒂固而复杂的问题一直等待着解决。我希望，随着停火，那些尽管是困难的问题将终于会获得解决。

83. 我还希望，安理会能以其他有效手段使这个最初的一步贯彻到底，即谋求对构成目前冲突的基础的状况作公正而和平的解决。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不单单是中东的危机，而是对联合国的一个非常考验：这个组织是否能履行职责和实现创建它的目的。

84. 尽管秘书长及时提出警告，可是安理会在掌握这一局势前等待战争的实际爆发，甚至在以和平的名义作单纯的呼吁之前听任虚度了很长时间，这一事实是值得我们大家要考虑和回顾的。虽然如此，达成一项停止敌对行动的一致呼吁，尽管迟了一点，仍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成就。

85. 请允许我和所有以前的发言者一起，共同呼吁有关当事各方履行决议的条款，这项决议在其后面有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的支持，并且我相信，也有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支持。

86.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我希望对我国代表团的表决，作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87. 我国总理今天早些时候在新德里议会上发言时说：

“今天世界在西亚面临一场不幸的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发生激战，并且局势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如果不予制止，这场战争可能发展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使其他一些国家卷入这场战争，也许会发展成一场世界大战。

“世界和平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在目前的危险局势下，协助恢复和平是我们的神圣义务。使这场战争结束也是所有大小国家的本分义务。”

88. 我国总理所说的精神是与我们一贯的和平政策一致的，我们欢迎本安理会刚刚一致作出的决定：命令在中东立即停火。我们注意到，这项决议清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停火仅仅是第一步，尽管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步。大家知道，我国代表团同某些代表团一样，本来希望通过这样的决议，即呼吁有关各国政府，除停火外，将军队撤回到爆发战争以前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它们保持的阵地。把停火同撤军这样联系在一起，这是同安理会过去的实践一致的。这种实践显然是以国际社会不应当让侵略者得到侵略的成果这一正确的原则为基础的。这也确实是国际法和实践的最重要原则，也是在中东这一麻烦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唯一基础。

89.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紧急处理撤军问题。

90.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你在与各个代表团进行磋商的令人钦佩的方式以及你为使安理会一致通过决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我们的感谢。

91. 我想现在提一下中东冲突的悲剧方面。昨天，当听到秘书长说，在以色列飞机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印度护送队的一次袭击中有三名印度士兵被打死，九名受伤，使我感到震惊。紧接着秘书长昨天在安理会〔第一三四七次会议〕的报告，我得悉，在昨天的以色列炮击中又有两名印度士兵被打死，一名受伤。今天早晨，我听到，在以色列的继续炮击中又有三名印度士兵被打死，三名受伤。对正在撤退的印度军队进

行这些背信弃义的、怯懦的攻击，我们重申我们的强烈抗议。

92. 我们必须要求绝对保证继续在这一地区的紧急部队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成员的安全，十年来他们曾经在那里作为和平的维护者如此艰难而忘我地工作着。就这一方面，从秘书长六月五日的报告中，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他已经就他自己所说的“使紧急部队人员造成悲惨的、不必要的死亡”，向以色列政府发出正式的抗议照会〔S/7930，第11段〕。我们也注意到，秘书长已要求以色列当局“采取紧急措施以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同上〕。

93. 秘书长的报告有一点是比任何时候都清楚的，即由以色列武装部队无故地引起的死亡是不必要的、残忍的和悲惨的。

94. 请允许我引证今天早些时候我国总理在新德里我国议会上发表的一项声明：

“尊敬的议员们必然极为愤慨地获悉，以色列无缘无故的攻击以及随后的以色列的空中袭击，造成在加沙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印度分遣队中一些人员的伤亡。不顾清晰无误的联合国标志以及我国分遣队的符号，这些攻击显然是故意的、毫无理由的。我已就这一问题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些事件表示我们的悲痛和愤慨，并且我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并尽快从这一交战地区撤退。

“以色列武装部队对我国分遣队的进攻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以色列当局显然是知道我国分遣队的驻地、符号、标志和撤退的意图的。我相信，议会将坚决谴责对作为西亚和平哨兵的我们的人进行这一怯懦的攻击。”

95. 我必须感谢秘书长对印度分遣队遭受重大伤亡所作的深为惋惜的表示。正如他正确地指出，他们已没有保卫他们自己的方法了。当然，我将向印度政府和有关家属传达他的深切哀悼和慰问。

96. 请再允许我对他为安排使印度分遣队尽快地遣送回国所作的努力表示我们的感谢。

97. 我还想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塞俄比亚、

联合王国、阿根廷、加拿大、巴西、日本、保加利亚和马里代表的为我高度评价的感人慰问表示感谢。现在轮到我向巴西代表团对他们因其分遣队的一个成员的死亡所遭受的损失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98. **主席**：已不再有代表希望对他们的表决作说明了，现在我想代表**丹麦**讲几句话。由于这是对表决的一个说明，我只能简短的。在丹麦，我们相信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努力实现安理会的首要目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99. 这几天我们目睹着一个悲剧。一场战争已经爆发，使许多人民和家庭遭受死亡和悲惨的后果。早在昨天上午，我曾经提出立即停火的要求，以把力量集中在最最重要的事情上。

100. 丹麦政府感到可喜的是，作为第一步，一致通过要求停火的一项决议，现在证明是可能的。

101.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于我投票赞成这一要求作任何进一步的说明，我想这一要求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02. 现在我作为会议**主席**发言，我想说明，一些代表曾表示，他们希望在这一阶段发表声明。在我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伊拉克外交部长，我请他在安理会议事席就座并发言。

103.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继安理会通过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后，我希望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

104. 主席先生，你将会想起，在不到一周以前，当我有幸向安理会发言时，我指出〔第一三四五次会议〕，当阿拉伯国家向秘书长表明，并且在这里曾再次肯定过，他们不会首先发动对以色列的任何进攻时，以色列政府没有提出这样的保证。我还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确定对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阻止已宣布了其进入战争意图的一方实现其威胁。安理会的所有成员以及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许多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尽一切努力为秘书长所提议的喘息时间寻找基础，以求安理会能够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希望找到能阻止敌对行动爆发的决议。当已在进行这些努力时，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了进攻的行动。

105. 我不需要证明，在这场战争中是谁发动进攻行动的。秘书长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以色列代表的声明，还有他们本身的行动，毫不怀疑地证明，是以色列开始这些行动的。我请求安理会的每个成员凭他的良心讲，是不是以色列应该对开始这场进攻行动负责。毫无疑问，甚至以色列的最忠实的朋友也承认这一事实，正是以色列发动了这场战争。

106. 使这件事特别严重的是，正当安理会已经十分了解这个问题时，正当安理会所有成员进行会谈和协商并尽一切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时，开始了这场战争。

107. 对安理会来说，在命令或劝告停火前，确定犯下破坏和平和侵略行动的责任应该是自然的，确实是必要的。这也就是本安理会所要求的。当已经犯下了对和平的明显破坏和明显的预谋侵略行动时，安理会仅仅满足于一个停火决议，甚至不努力去确定战争的责任，这对吗？

108. 我作为我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名代表，有幸与这张桌子周围的各位代表共事。使我感到荣幸的是这一事实：我把你们当中许多人看作是我的朋友。因此，如果我是老老实实地、清清楚楚地阐明我的观点的话，请你们原谅我。我应使我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来清楚地阐明我的观点。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作为一个人将违背我的良心，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将违背我的民族的责任。

109. 安理会今天通过的停火决议是完全向以色列投降。我不在乎别人会说些什么。这是事实，并且是众所周知的。两天来，就下列意见进行了商谈，即是否通过这样一个停火决议，其中包含要军队撤回到发动战争的地点。没有这样做，是由于这一事实：某些国家，并且我特别要提到美利坚合众国，不肯照办。它不肯照办只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即以以色列不肯照办。而以以色列为什么不肯呢？不正是为了要控制这些地区吗？这些地区是正当安理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通过它对阿拉伯国家的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而占领的。

110. 说来令人痛心，我本人甚至同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就这一问题，以及为使安理会通过一项决

议使秘书长所提议的喘息时间成为可能应做些什么举行过会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重申，我一点也不知道——正当会谈在进行的时候，在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援助，从而有可能使它向我们的人民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

111. 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不受到它的朋友的怂恿，它是不敢公然同世界舆论和安理会相对抗的。由于这个理由，我国与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决定同美利坚合众国断绝外交关系。

112. 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时刻，事实上，最痛苦的是，在我同联合国长期的并且我希望是有成果的合作中我个人亲眼看到了这些。而我们在这里发现，安理会不是指责那个明显的侵略者，而是通过一项决议，事实上允许侵略者保持他的侵略果实。这样做，安理会没有尽到它的职责。它使全世界人民对它的希望遭到破灭。

113. 世界上许多国家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上，有几个国家确实表示了它们对我们的支持。可是我必须说明，我仍然有点迷惑不解。当它们承认，侵略行动是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它们仍然赞同这样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无论如何没有质问，由谁承担这一责任，或者至少应要求犯下侵略罪行的那些人放弃他们侵略的果实。

114. 主席先生，如果我不说，这一决议的目的对阿拉伯人民是无效的，我就是对你不忠实。在这个重大的、庄严的时刻，你可以确信，我们的人民一定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为了保证他们的祖国不受以色列侵略，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被卷入了这场战争。政府虽然变化无常——这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可以确信，人民永远不允许向以色列进行这种卑鄙的投降。

115. **主席：**我现在让美国代表发言以行使他回答的权利。

116.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不得不对伊拉克外交部长刚刚所作的发言行使这一回答的权利，他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位人物，并且在联合国这里当然享有很大的著名的声望。可是，我必须否认他刚刚所讲的话，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此，我想通过引证安理会每一成员都熟知的记录来说明。

117. 美国带头支持安理会其他国家把这一问题提到安理会上来的建议，因此安理会为了行使它的职责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阻止在中东的任何——并且我强调“任何”——战争行动。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是清楚的，并且是明明白白的。我们做我们所做的，我希望加以回忆，尽管事实上我们共同为此作出努力，仍然有一些安理会成员，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企图使局势戏剧化，一切都很好，安理会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事态是平静的，我们只要等待，并听其发展。

118. 我们纽约州曾有一位伟大的州长，艾尔·史密斯州长，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让我们看记录”。既然我们的态度引起了怀疑，现在我将回顾记录。

119. 五月五日和五月八日爆发了中东事件。我们卓越的秘书长以他特有的最客观的说法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了这些事件〔S/7877〕，并且在五月十一日和五月十三日作了声明。我国政府的答复是什么呢？我希望谈一谈五月十五日向报界发出的以下声明：

“美国坚决支持秘书长代表联合国为维持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和他同样关心他最近在五月十一日和五月十三日的声明中所说明的局势，并对局势日益紧张和军备日益加剧的消息深感不安。

“我国政府方面为支持秘书长的呼吁所作的外交努力目前正在进行，并且我们希望，对他的努力的反应是积极的。”

请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插一句：在我们的外交努力中，我们向所有重要的首都，包括所有有关国家的首都提出在这种局势下加以克制的强烈要求，要求避免一切武力的威胁和行动。

120. 五月十八日——而在那时我们是很孤立的；仅仅很少几个人和我们在一起——在访问了秘书长并听取了在他的关注下在五月十一日和五月十三日他所作的第一手报告后，我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我想向安理会读一下那次我公开讲的话：

“秘书长和我讨论了中东的目前局势。我表

示美国对那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和军事调动日益频繁的消息深为关切。”

121. 同一天，在与秘书长会晤后，我在联合国这里会见了报界，这就是我所讲的：

“我们对那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和军事调动日益频繁的消息感到关切，并且我们迫切希望局势会稳定下来。我认为此刻没有其他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使人关切了。”

122. 五月十九日，我再次发表了公开性质的声明，我现在重读一下这个声明：

“对秘书长在他五月十八日的报告中〔A/6669〕²关于在中东目前的紧张局势中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的影响所表示的严重疑虑以及他所表示的认为联合国紧急部队是维护那个地区的相对平静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看法，美国完全有同感。我们对当前的事态发展深为遗憾。

“鉴于今天的事态发展，我们在同其他国家的磋商下，正紧急考虑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来支持中东的和平和联合国在维护这种和平方面的作用。”

123. 五月二十日，当秘书长宣布他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利益，将赴开罗执行一项艰巨的使命这一受人欢迎的决定时，我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如下：

“鉴于目前中东局势极为严重，那里的情况十分紧张，美国非常欢迎秘书长到那个地区致力于保证和平的决定。

“我们非常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今天向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7896〕，这个报告警告说，局势比一九五六年秋天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危险。我们也同样感到关切。”

124. 五月二十三日，我就在纽约这儿发表了下列声明：

“最近几天来，自危机一开始后，我们和安

²同一文本是 A/6730；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

理会其他成员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以确定安全理事会应采取什么办法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事业作出最大贡献。我们完全同意，鉴于局势严重，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宪章而履行其首要职责的时候了。”

125. 当时我们举行了一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这里一些成员反对召开会议，他们说因为秘书长正在执行他的使命。我们说过，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做任何使秘书长执行使命的结果受到损害的事；可是，鉴于这个地区的局势日益严重，我们仍然支持加拿大和丹麦所作的努力，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以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在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我国政府发言如下：

“例如，据说，此时进行一次讨论的不利效果之一可能会使局势戏剧化，而不是保持平静。可是，如果本安理会拒绝承认自秘书长两天前离开纽约后的事态发展中所包含的对和平的威胁，那么它就是自欺欺人。

“正是由于为他或安理会的任何成员所不解的这些发展情况，我们今天被叫到这里来紧急地考虑，安理会应做些什么以承担它进一步作出努力的职责，——而不是阻碍它的职责。

“本安理会的会议不能使此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舞台中心的局势戏剧化。然而，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它能为一场悲剧的拉幕起作用，这场悲剧隐隐地正在威胁着这个地区的所有人民的和平和幸福，而且的确威胁着全人类的幸福。”〔第一三四一次会议，第 49-51 段。〕

126. 五月二十四日，我在安全理事会上讲过：

“美国坚决支持加拿大和丹麦昨天晚上提出立即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要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对自秘书长离开以来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迅速加剧的严重关注，是因为我们认为，在秘书长目前执行的艰巨的和平使命中，应当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持。”〔第一三四二次会议，第 3 段。〕

我补充说：

“……自从秘书长作了他的报告以后，也就是

在他去开罗后两天，那个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更为险恶的变化……这使我们认为，安理会为了履行其职责应该立即开会，并采取步骤来缓和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

“各大国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利害关系，也有责任——并且国家愈大，责任也愈大。”〔同上，第 5 段和第 13 段。〕

127. 五月二十九日，我在安理会上讲过：

“秘书长的这一严重呼吁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这是在秘书长回来以后——“自从他的报告提出以后……事件发生了……因此，在秘书长正确地认为同样是最敏感的这三个地区里，危险仍然处于顶峰。遗憾的是，情绪仍然非常激动，对各方绝对克制的要求一点也没有减轻。”〔第一三四三次会议，第 18 段。〕

128. 五月三十日在本安理会上我说过，局势“已公认为非常紧张，非常严重，并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第一三四四次会议，第 108 段。〕

129. 五月三十一日——我所引证的所有这些事件是在敌对行动爆发前发生的——我说：“以后发生的事件确实加强了秘书长上星期五在他的报告中向我们说明的迫切性。”〔第一三四五次会议，第 34 段。〕

130. 随后在六月三日我说过：“在这个严重局势中秘书长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克制。美国支持这个呼吁。”〔第一三四六次会议，第 229 段。〕

131. 我很抱歉使安理会承受了对我国政府的立场作这一详述的负担，但我希望把一件事情搞得十分清楚。我们的立场是与认为美国总是引起这一地区局势紧张的说法毫不相容的。正相反，意识到秘书长要求我们引起重视的事情，为了在这一地区达至克制，在政府的安排下，美国已经使用了各种公开的和私下的手段。我们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外交上的接触，并且自五月十五日以后——当我们听取了秘书长向我们提出的报告时——极力主张采取克制的、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和其他成员一起，竭力使安理会在这一地区行使它本身的职责。我们是安全理事会成员

之一——仅不过是成员之一——我们不能指挥它的审议。

132. 一个挑动别人的国家的形象，与我们极力主张安理会采取行动的记录简直是不相容的，我们始终支持，并且今天仍然支持安理会采取行动；那就是劝告所有当事各方——我强调“所有当事各方”——不要诉诸武力，并按照宪章的规定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此外，任何关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给以色列大量援助”——我引证了伊拉克外交部长的话——的说法都是完完全全毫无根据的。我们所做的是要求克制。公开的和私下的一切接触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33. 我非常遗憾，安理会没有注意我们的忠告。正如我们在向安理会所作的陈述中所指出的，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不需要等待，直到和平受到破坏。联合国宪章使用了“使和平受到威胁”这些字眼。以秘书长所报告的事件为基础，我们所考虑的意见是，为了使所有各方加以克制，使局势和解并避免战争的悲剧。安理会应行使它的集体判断、集体职责和集体力量。

134. 那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记录。这不是一个党派性的记录，而是严肃的责任的记录。这是企图通过我们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机构联合国进行工作的记录。这也是在我们国家安排下，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以避免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一切的记录。

135. 因此，我不能接受这种概念：美国无论如何应该为了煽动和怂恿所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受到谴责；而美国甚至带头向安理会提出有一个喘息时间的决议草案。这同公开记录的事实以及卷入这一冲突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知道的公开的私下的记录的事实恰恰是不符合的。因为那些事实就是我们打算通过外交途径所能做的广泛的接触，以对我们苏伊士危机后面临的中东最严重的、危险的局势——正如秘书长正确地指出的加以克制。

136. 我仅仅感到遗憾的是——我讲这一点不是谴责谁——我们在外交上的以及向安理会的呼吁均没有引起注意。我仅仅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中有些成员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似乎我们人为地使那里的局势戏剧化，而当时那里的局势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是最戏剧化的了，并且今天已引起了我们警告过的灾难。我以

完全友好的态度向以那种方式发言的人讲起这一点：抱这样一种态度，把我国所没有的立场认为是我们国家的立场，这是和事实相违背的并且是不能支持的一种态度，抱这种态度是不好的。

137. 可是，此外还牵涉到另外一些事情。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支持者及其创始国之一，美国的基本概念是，这个组织有责任避免一场灾难。我们的努力就是使安理会履行这个责任，也就是这种责任在我提到的会议期间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在已经进行的商谈中，我们尽一切努力，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力求克制。并且根据今天通过的安理会决议，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138. 我不想不指出，怀着极大的遗憾和悲痛，我们不同意我的同人们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印度和巴西分遣队中为联合国服务的一些成员的死亡的一些看法。我们相信维持和平。我们认为，那些勇敢的士兵们为献身于联合国作了崇高的牺牲。我们现在表示这种遗憾，并且我国政府最高限度地向各国首脑表示它的遗憾。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历史中遗憾的、可悲的一章。我们毫不迟疑地谴责那些应该负责的人。我们认为，那些人的生命对于所有那些相信联合国是维持和平的巨大力量的人来说是处在最前列的。

139. 正如我讲过的，我国希望同所有国家保有友好关系。我们力图同所有国家有友好关系。友好关系不要成为不以事实为基础的声明的产物。诚然，注意到散发的一些文件，我在本安理会，以我国政府的最高权力绝然指出，如果关于美国对中东的任何政权（不管它的意识形态如何）的立场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希望提出怀疑的依据。我今天宣读的一节（我已三次宣读过），即我们尊重中东每一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仍然不变。这是我们始终一贯的政策。我们相信这种政策。我们是对所有有关国家友好的精神相信这种政策。这是我们的立场。这仍然是我们的立场。它不会因说过什么而加以改变，因为它代表我国的基本政策。

140. 最后，当写下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时，美国在通过私下接触敦促有关各方在这一局势中加以克制方面所做的一切是不落在别人后面的。我们在安理

会内外日日夜夜地工作。我们接受了安理会成员提出的企图使这一局势稳定的每一建议。我重申我早先提出过的一个建议——我知道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允许联合国代表在友好和信任的情况下登上美国军舰，并为证实美国在这一局势中的和平活动所需要做的事情提供一切方便。

141. **主席**：我现在请以色列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事席上就座并发言。

142. **埃班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言。我刚从耶路撒冷来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以色列因其独自的努力和牺牲已从非常危险的局势转入成功的防御。

143. 两天前，以色列的状况引起人道的、友好的世界的极大关注。以色列已达到了黑暗的时刻。让我力图回忆起我们的幸福受到破坏的时候。

144. 在西奈集结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大的力量的一支军队用来集中攻击以色列的南部边界。埃及使联合国部队撤退，而这支联合国部队是代表国际利益以维持我们地区的和平的。纳赛尔挑衅地调动了五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到我们的门口；八万人和九百辆坦克整装待发。

145. 包括至少有两百辆坦克的一个装甲师在内的一支特种突击部队面对内格夫南部尖端的埃拉特集中。其意图显然是想把内格夫南部同我们国家的主要部分截断。因为埃及曾公开宣布过，埃拉特不是构成以色列的一部分，并预示以色列本身不久将被消灭。这个宣布是落空的；这个预言现在已被粉碎了。当敌人威胁的主力集中到南方前线时，一个可怕的包围的计划在进行着。由于埃及的先发制人和指挥，以色列通向整个东半部世界的海路出口已被阻塞。十六年来，不顾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第九五（一九五一）号〕，以色列被非法地拒绝在苏伊士运河通航。经过十年的不倦的努力打开经过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国际航线的创造性的事业现在被突然擅自破坏了。以色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仅仅靠唯一的一个肺进行呼吸。

146. 约旦违背它的最大利益被迫参加防御条约。这完全不是防御条约；这是一个侵略的条约，我

昨天从袭击耶路撒冷城的保健和文化机构的炮击中亲眼目睹这一条约的后果。作为约旦坚持这一条约的结果，现在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幢房子和每一条街都受到火灾；人口拥挤和很狭窄的集中了那么多的以色列的生命财产的海岸地带也是如此。

147. 在直接面对着以色列的重要的、易受攻击的交通中心的那些地区，伊拉克部队增援了约旦部队。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的远征军也抵达埃及地区。企图征服也门的埃及部队几乎全部调来参加即将到来的对以色列的突击。包括炮兵在内的叙利亚部队监视约旦河谷的以色列村庄。恐怖的部队定期地侵入我们的领土杀人、抢劫和搞爆炸；最近的一次事件是在五天以前。

148. 简而言之，以色列有着到处都看到的危险。它的人力是匆匆忙忙动员起来的。它的经济和商业有气无力。它的街道是黑暗的和空空洞洞的。这是危险来临的一种天启气氛。而以色列独自面临这一危险。

149. 我们得到全世界令人难忘的公众同情的浪潮的支持。一些友好的政府表示了不很吉利的希望：以色列应当设法生存下去，可是我们状况的主要方面却是危险和孤独。

150. 关于要使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情况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疑问了。我亲自听到了纳赛尔总统五月二十六日的演说，他说：

“我们打算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袭击。这将是全面的战争。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摧毁以色列。”

151. 六月二日，埃及在西奈的司令官莫塔吉将军发布了他当天的命令，要求他的部队对以色列进行一场毁灭性战争。因此，这里是有计划的、明显的、公开的政治杀害的阴谋，是对一个国家的谋害。

152. 政治、武器、人员都集中到一起来了，受集体袭击那样威胁的国家本身是这样一些人民的最后避难所，这个国家曾看到它的六百万子孙在二十余年前为一个更为有力的独裁者所消灭。

153. 因此在以色列和全世界广泛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超过危险的顶点。例如，使

一个国家让其仅有的几乎所有其重要燃料由此进口的南方港口消极地忍受封锁，而当这种法律上和国际上的战争行为往往引起反抗时，在世界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先例呢？这是最不寻常的忍耐。我们所以这样忍耐，是由于我们同意一些海运国家的建议，我们给他们提供机会使它们协力一致，以便寻找一项国际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应保证使所有国家和所有旗号的船只在亚喀巴湾自由通航。

154. 当我们走这条国际解决的道路时，我们希望全世界不怀疑我们愿意彻底研究外交解决的每一前景，不管这种前景是怎样脆弱——所提出的某些前景确实是很脆弱的。

155.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毫无疑问，我们全面安全的边缘变得愈来愈小。因此，在六月五日晨，当埃及部队从空中和陆地上同我们交战，并炮击了基苏菲姆、纳哈尔-奥兹和艾因哈谢洛沙等村庄时，我们知道，已经达到或许已经越过了我们安全的界限。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它固有的自卫权利，以色列全力进行防御。在各国历史上，武装力量从来没有被比这个更正义的或更被迫的事业使用过。

156. 甚至当我们与埃及部队交战时，我们仍然希望限制这一冲突。埃及显然决心要毁灭我们，可是我们仍然希望，其他国家不应参与这一侵略。艾希科尔总理几周来担负了估计形势和作出决定的重担，发表了一份通告，并通知了其他邻邦，宣布：

“我们不会攻击任何国家，只要这个国家不向我们宣战。即使现在，当迫击炮已经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仍不放弃我们对和平的要求。我们力求击退所有暴力主义的恐吓和任何侵略的危险，以保证我们的安全和合法权利。”

157. 按照企图限制这场冲突的这一相同政策，昨天我请监督停战组织参谋长布尔将军通知约旦首脑，以色列不希望把已进行的这场冲突扩大到不幸的规模，并且如果以色列不受到约旦一方进攻，以色列就不会进攻，它只是为了自卫才采取行动。据我所知，这一通告及时地，可靠地通知到了并被收到了。然而约旦决定赞同埃及反对以色列的态度，并开始了炮兵攻击，越过整个长长的边界，包括耶路撒冷在内。这些攻击仍在进行中。

158. 叙利亚对艾希科尔总理要求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呼吁的答复是：在昨天凌晨十二时二十五分空袭了梅吉都，十二时四十分炮击了德加尼亚，并以远程大炮袭击了艾因哈米弗拉兹农场以及科奥尔达尼。而约旦以大炮和飞机沿着整个战线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突击，特别是对耶路撒冷，昨天我亲自目睹了对这一城市的危险的然而却是高尚的严峻的考验。

159. 住宅受到轰炸；新建的伟大的国家艺术馆中弹；一所大学以及在古城城外建立的第一个医院“谢赖·蔡代克”也中弹。这是不是应受全人类谴责的野蛮行为呢？在那个十个月以前整个民主世界动人地庆祝其建成的议会大厦里，以色列内阁和议会在密集的炮火下集会，在我们会议结束时炮火的回声同希望的颂歌“赫迪克瓦”混合在一起。

160. 这样，在六月五日整整一天一夜，使我们惊奇的是，约旦成为而且仍然是打得最激烈的一个交战国，而我们曾明确地要求约旦避免不必要的杀戮；正如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死伤蔓延到耶路撒冷的各个街道。

161. 当在我们的雷达屏上发现埃及飞机逼近时，紧接着就是对加沙地带附近的我国一些村庄进行炮击，我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指令拉斐尔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我知道，主席先生，那是在夜里最不宜的时候把你唤醒，可是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是应立即获悉这一情况的。

162. 然而，如果我隐瞒这一事实，即联合国在这次冲突中所起的作用的某些方面使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感到为难，那我就不是那么坦率的。没有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突然撤退而及时对这一撤退的后果进行应有的国际协商，而这是应该做的。此外，以色列的利益受到影响；这些利益没有给以适当的注意。没有设法协助并且也没有时间协助以色列克服随这一撤退而来的对它的切身利益的极大损害。加之，突然出现了新的军事对抗。这种情况是突然发生的，在亚喀巴湾的进口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合法性不见了，却来了封锁。世界和平受到震动。因此不知为什么联合国使西奈的安全处于交战状态的地位。

163. 我认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一个主权问题。

联合国有权要求，当它承担一项职能时，则不应在引起违反宪章局势的条件下结束这项职能。我提起这一点不是为了留恋过去，而是由于以色列对该组织维持和平的总的态度。我承认，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事和我的同胞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职能的态度，已为这次经验从外部受到伤害的影响了。

164. 联合国紧急部队起了卓越的作用。他们撤退的方式并没使它减色。对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行动的那些人应表示感谢和赞赏。如果在目前战斗过程中有伤亡的话——事实如此——那我也同样表示最诚挚的遗憾。

165. 在这样一些冲突中，对联合国存在的未来作用问题是有很多争论的。可是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提出一个作为这次经验的结果而出现的问题。我们国家以及许多国家的人民会问：如果联合国实际上是一当下雨就要拿走的一把伞，则联合国存在究竟有什么用途呢？诚然，维持和平的未来安排必须有赖于当事各方自己的协议和履行，而不依赖于完全由东道国所控制的机器，是那样完全由它控制而变成了它的政策的工具，而不管这些政策是什么样的。

166. 我们已经度过了戏剧性的三周。我认为，这三周对紧张局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在未来紧张局势缓和的主要希望已看得很清楚了。这联动体系的第一环是来自叙利亚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一九六六年十月，安全理事会已经被这个问题缠住了，并且安理会大多数会员国认为使叙利亚政府注意改变这一局势的责任是可能的、必须的。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地雷、炸弹、手榴弹或迫击炮弹在以色列领土上爆炸，有时造成致命的或残废的后果，但经常造成动摇心理的影响。一般说来，在考虑必须作出反应前已积累了十四或十五次这样的事件，以所谓“人民战争”名义的恐怖主义分子破坏活动这样的不断积累，加上有时终于作些不可避免的反应，长时期来成为中东紧张局势的主要焦点。

167. 可是，在五月中旬，当在西奈半岛看到异常的军队集中时，出现了紧急局势的更为严重的来源。一九五七年三月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结束的十年相对稳定期间，西奈沙漠是没有埃及部队的。换言之，一个天然的地理障碍，一个大部分是无人居住的空间，

把两方面的主要力量隔开。诚然，按主权和法律，任何一个国家有权把它的部队驻扎到它的领土中它选定的任何部分。然而，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和安全问题。

168. 世界许多部分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经验表示，大批军队相互极为接近，以交战状态的原则以及伴有一支军队消灭另一支军队的威胁为背景，造成一触即发的局势。

169. 我们在以色列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机构对这种大量集结的情况比较缺乏注意，而这种大量集结的情况也引起我们这一方作预防性的集结。我认为至少在两周前，我国政府就提出了边界两边相互间同样缩减部队的想法。我们没有得到回答，当然也没有行动。

170. 除了紧张局势的这些来源——主要来自叙利亚的破坏和恐怖主义者的行动以及在西奈可怕的启示性的威胁带来的大量军队的集结——外，在五月份第三周又增加了一个最重要的猛烈打击，即关闭了由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组成的国际水道。我认为，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事件引起比其他任何事件更为剧烈的影响。一九五七年，海运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范围内正确地宣布了这个海峡自由航行的原则。

171. 现在，当宣布了这一原则时——附带说，当时埃及代表没有非难——它只不过是海运世界的一般原则。对以色列来说，它是一个长期的但仍然没有履行的远景；现在还不是一个现实。可是在这十年期间，我们和其他海运国家倚赖了这一原则和已建立的惯例，这一原则成为在许多旗下千百次航行所提供的现实。并建立了商业和交通的完整的集合体。在世界交通地图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线路，我们在这个新的线路上建立了以色列通向亚非友好国家的桥梁，一个友好关系网，它是以色列在其独立的第二个十年中最足以自豪的。

172. 因此，所有这一切是作为联合国旗帜下的实际惯例发展起来的。纳赛尔先生是否真正考虑到，他能否在十分钟内登场并取消十年建立起来的合法惯例和利益？

173. 在这个任性的行动中含有恶意的性质。因

为关闭蒂朗海峡确实没有给埃及任何好处，除非把使别人受到损害引为邪恶的乐事。这是一个无政府的行动，因为这表明完全漠视国际法，十年来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应用这一国际法没有受到过非难。并且这实实在在是妄自尊大的行动，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亚洲和东非其他国家，它们通过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与埃拉特港进行贸易，它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其他独立国家，从日本到埃塞俄比亚，从泰国到乌干达，从柬埔寨到马尔加什均有自主权为它们自己决定，它们是否愿意同以色列进行贸易。这些国家不是开罗的殖民地。它们可以随自己高兴同以色列进行贸易或不进行贸易，纳赛尔总统不是其他亚非国家的警察。

174. 因此，这里是任性地破坏了世界东半部其他国家为它们自己决定它们是否愿意同亚喀巴湾尖端上的两个港口或其中一个港口建立贸易关系的自主权力。

175. 然而，当我们在研究这一行动的含义时，对国际上引起很大震动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惊奇。引起这样大的震动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前的说法，在传统上，封锁被看成是战争的行动。归根结底，封锁是企图卡住别人；而独立国家有权不让它们的贸易被卡住。要理解以色列国家如何感受，只要环视一下这张桌子并想象一下，例如国外一个强国，这个强国强制封锁纽约或蒙特利尔，波士顿或马赛，土伦或哥本哈根，里奥或东京或孟买港。你们国家的政府会作出怎么样的反应呢？你们将做些什么？你们还要等多久？

176. 可是以色列在等待，因为它相信，关心这一新的传统方式的海运大国和海运国家会使它们的影响一致起来，以便重建一种合法的局面和打破这一封锁。我们同他们一致行动并不是由于在这里放弃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将不会存在一个没有埃拉特的以色列，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埃拉特的以色列。我们不希望再变成低人一等，使我们只面向地中海。在法律上和历史上，和平与封锁是不能共处的。如何能期望对埃拉特封锁以及中东紧张局势的缓和始终协调一致呢？

177. 因此，这是在紧张局势中的三个主要因素：

破坏活动；对港口的封锁；而比其他因素更危急的也许是大规模的、有目的的包围活动，受到一个经批准的总统声明的支持，声明宣布包围的目的是破坏或消灭一个主权国家。

178. 这些行动合起来看——封锁，解散联合国紧急部队，以及在西奈的大量集结——实际上破坏了十年来保证埃以边界相对稳定的现状。我不是轻率地使用“相对稳定”这几个字的，因为事实上当在埃以相互关系上存在这些因素时，十年来埃以之间就不单单发生过一次暴力事件。可是这一现状，一个相互接受的稳定的方式被突然压得粉碎了。现在有关各国政府的任务是为它们共处创造新的条件。我认为，这一工作主要应直接由这些国家的政府本身来做。诚然，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必须为以色列和中东在和平共处方面获得比以往更大的保证。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样的新时代还没有过去。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乐观，这是由于这样一种信念：一旦一些人和国家没有其他抉择时，他们就会聪明地行动了。诚然，战争和交战状态这一其他抉择现在已经充分用过了。谁从这里得到什么呢？可是，为了在中东可以推行新的国际关系体系，重要的是，在安理会给以一致支持的停火以外，还要运用一些原则。

179. 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说，以色列欢迎这一决议中所提出的停火的呼吁。可是我必须指出，履行此项呼吁则有赖于其他当事各方绝对的、真心诚意的承认和合作，照我们看来，它们应对目前的局势负责，并且在将这一决议通知我的同事时，我必须在这时指出，这些其他国家的政府还没有利用机会澄清它们的意图。

180. 我说过，停火后的局势必须建立在某些原则的基础之上。其中第一个原则必须是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资格，并完全消除它不存在的虚构。我认为，在三千年以后，承认以色列国家资格这个事实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在这里这是国际共同体中唯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和三千年前一样有同样的领土，讲同样的语言并有同样的信仰。

181. 众所周知，如果人类的良心在最近一个星期内对于以色列危险的前景受到极为剧烈的震动的

话，我认为这不仅由于好象使一个国家受到危险，而且还由于这个国家是以色列，这个古老的名字唤醒、教导、象征和鼓舞所有的一切。多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国际共同体，它容纳了一百二十二个独立单位，同时却不承认这样一些人民的主权，这些人民赋予国家资格以最深远的意义和最持久的美德。

182. 然而，毫不奇怪的是，当受到危险的威胁时，我们能够听到愤怒的呼声传遍了全世界，进步运动的人士以及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成员也就真正影响人类良心的这一争端一起敲起了警钟。相应地，不感到奇怪的是，深刻的、普遍的满意和安慰的感觉伴随着以色列英勇的、成功的反击的消息。

183. 可是关键仍然是需要我国邻邦保证对在中东现实中存在的以色列的深厚基础作可靠的理智的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生活、历史、宗教经验以及文化方面已根深蒂固，确实存在，而阿拉伯领导人却多么不情愿地去理解这一点，这是理智上的悲剧。

184. 因此，这是第一个原则。最自觉地和自由地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资格是无需论证的一个原则，因为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以色列国家在它中间，就决不会有中东。

185. 第二个原则必须是和平解决争端。象这样通过的决议属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概念。我曾经说过，如果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来进行工作的话，那么可以做的事情就得多得多。它们必须为它们相互间寻求一种方法。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它们总归要面对面碰在一起的。为什么它们不能面对面碰在一起解决冲突呢。在某些情况下在冲突以前就加以解决，因此以解决代替冲突，这也许是一个不坏的想法。

186. 当安理会讨论停火后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听到许多方案：退回到一九五六年，退回到一九四八年——我听说我们的邻邦希望把时钟拨回到一九四七年。然而，事实是，大多数的时钟是向前移动的，而不是向后退的，并且我认为，中东的和平之钟也应如此——不是退回到交战状态，而是走向和平。

187. 这一论点已为阿根廷代表今晚恰当地提出，他说，紧接在停火以后应立即作出最充分的努力

给中东带来一个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加拿大代表在类似的意义上警告我们不要对冲突仍然只采取过去的立场，而不想去解决阿以共处的根本问题。最近几天来的许多情况毕竟是相互混淆在一起的。少数情况是清楚的。为了建立相互关系的和谐配合，各个国家在一起协商是不可避免的。

188. 我们希望在中东看到的和谐的另一个因素关系到外界的国家。从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一些最大的国家中，中东小国——其中大多数是小国——要求予以坚决支持，不是对个别国家而是对特殊原则的坚决支持；不应支持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而是支持和平，反对战争；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交战状态；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暴力的民族统一的威胁；换言之，对国家的完整和独立，对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其他原则的国家的权利给以公正的支持。

189. 国家的范畴只有一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其中没有一个国家比对以色列所应有的国家资格多一丝一毫。

190. 重要的是：我们地区以外的国家应抱公正的态度，它们不要把暂时的紧张局势和分歧利用到全球冲突的问题上，他们不要想借助煽动转瞬即逝的激情获得利益，它们应力求在中东国家之间对它们的友谊作均衡的分配。

191. 现在所有大国在今天晚上的所有发言是否都适合这个标准呢，当然，每个人可以由他自己来判断，我不打算详细地回答苏联代表的所有发言。几天以前我有机会从他的同事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那里听到以同样语言讲的同样事情。我必须承认，我今天晚上和前天一样不相信这个激烈的、片面的指责是正当的。可是世界舆论——在这个世界舆论的法庭之前，展开了这场辩论——如果对它自己提出某些问题的话，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是谁想在一九四八年消灭一个邻近的国家，以色列还是它的邻邦？是谁现在关闭通向一个邻近国家港口的国际水道，以色列还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以色列拒绝同阿拉伯国家协商和平解决，还是它们拒绝同以色列这样做？是谁破坏了一九五七年的稳定的模式呢？是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在这一危

险的对抗中包围以色列，或者有那一位卓越的代表看到某个巨大的军事强国以色列在包围摩洛哥和科威特之间的地区？

192. 我提出这些基本逻辑的论点。当然，一个大国能够凭借它的威力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我们大家在年青时也许细述过拉·方丹的一个寓言：“理由充分总是好的。”可是在这里毕竟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强一点或弱一点；我们是根据独立平等的概念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可是我认为，我们有同等的义务对我们相互间所作的任何指责提出有力的证据。

193. 最后我应说明，当然，目前还是局势严重的时刻。也许这种情况还会有好处。事实也许是这样，在三个星期以前那些由于某些理由而决定如此粗暴地瓦解现状的人应问问他们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结果和利益。当埃及的统治者环视战场、飞机和坦克的残骸以及陶醉的希望破灭时，他能够不考虑通过这一瓦解行动是否能得到些什么吗？除了敌对、同其他一些巨大利益的冲突以及全世界进步人士的严厉批评以外，还带来什么呢？

194. 我认为，以色列在最近几天显示了它的坚定和力量。现在它准备显示它的和平的本性。让我们在老关系的体制的废墟上建立一套新的关系体制。让我们透过黑暗看到一个更美好的、更光明的黎明景象。

195.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事席就座并发言。

196.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当你最初担任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的主席职位时，你引用了你自己国家的一位诗人的话来开始可以说是你的初次演说。在这样做时，你的确是以人类为背景来理解政治的。因为倘不这样理解政治，我们就将继续和模糊不清的概念打交道。只有以文化为背景，以思想以及以人类的历史和苦难为背景，政治才能被人理解。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想到了一些事情，想到了柏拉图的斐多篇，这是他对有关人类灵魂最后所写的对话体著作之一。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在饮那杯毒药之前，对劝他不要喝那一杯而致死的学生们这样说：“生活是一门死亡和濒于死亡的功课。”

197.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因为不论我们走经人类生活的什么地方，从各个国家的最重大的行动直至个人的最简单的行为，我们都是在经历着死亡和濒于死亡的一课。但苏格拉底还有所指：当他饮那杯毒药和说这句话时，他实际上是在教育后代，他是诡辩术的受害者。

198. 苏格拉底的整个学说是诡辩术的驳论，在他那个时代，诡辩术是把恶说成是善而把善说成是恶的一种艺术。苏格拉底后来被人们谴责为毒害希腊子孙的精神。他被判处死刑，他死了。但正是苏格拉底之死现在要谴责那些判处他死刑的人。

199. 在这一小块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人类的历史，在它的深处，曾看到了一队虚假的先知，这些曾自称为真正先知的先知，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先知。他们是诡辩家，是苏格拉底与之斗争的那种诡辩家。人们确实会感到遗憾，会感到奇怪，即依靠诡辩术的艺术，居然有这么多的邪恶有时能够用来为坏的和虚妄的事业服务。

200. 我必需说明：无论如何，我一点也不想用这种引言来回答埃班先生所作的发言。但是，在他的发言中，充满了辩解和许多错误的观念，这使我绝对有必要，至少要指出包含在这篇冗长的发言中的某些基本诡辩其中之一是这样的：他对这个事件的整个灵魂体系，整个发言，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其错误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应该指名谁是真正的侵略者，谁是侵略的受害者，以及谁是发动侵略的。

201. 在听取了安理会杰出的秘书长的口头报告和得知作为联合国紧急部队成员的印度人和同样是联合国紧急部队成员的巴西人的死亡以后——我们对此表示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都是狂暴的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对以色列人就是发动侵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人这一事实，我认为这对在这里安理会的每一位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了。

202. 在以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连续的事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个第一次侵略行为的结果；即以色列是预谋和经过充分作战准备后袭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这在六月五日上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常驻代

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7926〕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信件说：

“以色列人今晨对加沙地带、西奈、开罗机场、苏伊士运河地区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的其他几个机场发动攻击。初步报告指出，击落以色列飞机二十三架并俘虏数名以色列飞行员。”

203. 回顾一系列事件需要时间，但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会记得，根据我们对这一事件的陈述，整个一系列悲惨事件是从四月七日以色列袭击叙利亚开始的。以色列方面，在连续三封信中，已经对那次攻击作了它的说明。我们也要作出我们的说明，但当我向这个机构发言时〔第一三四四次会议〕，我带来了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报告，我从这个报告中引用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那天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叙利亚村庄，杀害了叙利亚平民，破坏了老百姓的财产。我还请求秘书长就四月七日的袭击提出一份确实的报告，但此后事件是如此迅速地接二连三地随之而来，以致不可能作出这份报告。但四月七日对叙利亚村庄、平民和财产的袭击，对于识别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次整个中东危机中的真正的侵略者，应不会有任何怀疑。

204. 埃班先生再度选择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项指控中的主题，而直到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才由安理会加以审议的。

205. 埃班先生长篇累牍地叙述了破坏行动和恐怖行为。我愿提请安理会回想一下当拉斐尔先生在安理会提出这同一问题时我对他的回答。当时，我曾提到恐怖和破坏的根源，而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还引用了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暗杀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的决议，但我不想重复这一切。不过，我必须说：当埃班先生把他自己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人自傲地称之为解放战争中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所犯下的无法无天的罪行紧紧连在一起时，谈论什么破坏行为，什么尊重法律，对他说来确实是一种讽刺。

206. 巴勒斯坦的解放战争是什么？它是一场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而从世界各地移进一个

外来的少数民族的战争。他们这样做了，而这些阿拉伯人仍然住在以色列周围的帐篷里。

207. 使我惊奇的，至少可以这样说，是发现以色列的代表们居然谈论什么合法和尊重法律，因为在这方面我确实只要向在座的各位提到一本书就够了，这本书名叫哈加那，是“哈加那”的一位创建人芒耶·M. 马多先生写的，很有意思的是，它以“完全非法的”这个书名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是描写关于：“哈加那”在一九三六年和结果引起解放战争而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的敌对行动的爆发之间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是怎样把武器偷运进来，怎样袭击阿拉伯人和做了所有这些其他非法的事情的。我用不着详述细节，只要引用下面哈加那³的作者所说的话就够了，这些话表明了他们的法律概念：

“在那里，我们在别的国家买来武器，用奇特的容器包装起来，在外国港口把它们装进外国船只。这一切都必需严守秘密。我们是逍遥法外的阴谋者，但是却服从着对我们说来是一种更高的法律。”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这种法律概念之上的。

208. 既然我们是在探讨阿-以冲突的表面现象和更深刻的内在根源，请允许我在我发言的这一部分说明最后一点。在埃班先生所谈的一切中，他避开了一个根本问题，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记忆力不好，我确信，象埃班先生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一定具有非常良好的记忆力。我所要提到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被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自己承认是该争论中的第一当事人，我们将只能，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搞一些权宜之计，而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

209. 在中东危机的这个关键时刻，根据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和以色列侵略者的勾结行为，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是阿拉伯国家的死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希望把这一点载入记录。我们今天掌握着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大不列颠和美国的空军和以色列一道积极参与了它的侵略。美国 and 联合王

³纽约，新美国图书馆有限公司，一九六四年。

国的空军以两种方式参加：第一，和以色列空军一起袭击阿拉伯城市和平民，其次，为以色列武装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从以色列袭击开罗、大马士革和安曼的最初时刻起，他们就这样做了。单是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同时袭击这三个城市的飞机的数目，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光是以色列空军是不能用这样多的飞机进行袭击的。

210. 在我们的两次插话中——叙利亚代表团的达乌蒂先生六月三日上星期六在安理会上的发言〔第一三四六次会议〕和我本人在五月三十日的发言〔第一三四四次会议〕——我们曾强调这一事实，即以色列如果不能保证得到它的创立者和保护人：也就是说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支持和积极援助，它是不敢发动攻击的。每次发生的事件已对我屡次所说的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特别是当我引用美国副总统的话时，他说：“以色列同美国不需要一个成文的同盟条约，这个同盟条约存在于精神之中。”

211. 可是，在谈到更多的详情以前，让我完全公正地，也许对我自己和那些审议这个问题的人，指出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一种极其矛盾的状况，而情况就是这样。这件案子的被告是联合王国和美国。但是他们的代表象法官那样坐在安理会这里。因此，我们就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中，即作为原告的我，得接受把自己看作是法官的被告的答辩。我相信美国代表，以他的渊博的法律学识，知道这样一种局面是要取消这个法官的资格的。

212. 今天，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和我自己的国家——叙利亚同美国已经断绝关系，这自然不是偶然的。不管怎样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辩解，我们仍然坚信，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美国的政策至少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和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挂上钩的。确实，我们引用过〔第一三四三次会议〕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先生的话，他曾经这样说过，当他和美国政府会谈，特别是和国防部长会谈要求武器的时候，他被告知（这件事登载在四月十七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你不用花钱。我们在这里。第六舰队在这里。”你还要什么更重要的证据呢？第六舰队在靠近我们的海岸，我们每个人天天从报上得知，他们一直在地中海巡逻，他们认为它是他们保护之下的一个湖。

213. 的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美国和英国的干涉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清楚了。美国和英国的飞机正空运美国和英国的志愿人员参加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侵略战争。千百万的美元和英镑正源源不断地流进以色列。更不用说从以色列成立以来已经流进以色列的八十亿美元——尽管事实是以色列人以武力霸占和征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土地，到一九四八年，已达到巴勒斯坦整个地区的百分之九十四。武器装运，特别从美国，从未停止过。

214. 美国代表要我们注意美国驻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某些使团遭到的袭击。但是此刻我本来是不愿意谈到这件事的，请诚心诚意地相信我，假如不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自从我们在这里发言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恐吓，预先警告我们提防行刺和杀害。的确，我们一直由密探陪着，他们甚至把我们到我们的卧室带到我们的大使馆再带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室来，以确定我们免遭杀害或行刺。为此，我愿意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可是，不用说，我们日日夜夜都受到恐吓，“滚出去，你们的大使馆就要挨炸了。”这种警告对我们已不止一次了。我还需要对安理会的各位代表提到我们大使馆的保护性军事占领吗？这件事情对本安理会的各位代表是记忆犹新的。

215. 现在我要谈到联合王国的代表。没有向我指名道姓，他把在我们到这儿来以前流传在报界的一则新闻说成是谎言。当这则新闻谈到英国空军勾结以色列侵略者并给予援助时，他把这种说法说成是谎言。我希望这位非常博学的英国代表能用另外一个字眼。

216. 可是让我提醒联合王国的代表。在一九五六年向埃及进攻的时候，他们也把那些对勾结的指控说成是谎言。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外交大臣纳丁先生所写的一本书⁴更能说明问题了，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最近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他说得很清楚，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确实存在着勾结。而在同一时候，那个同样的字眼“谎言”被用上了。

217. 然而，不幸的是，当我们受到这种程度的

⁴安东尼·纳丁：教训没有完结，苏伊士的故事（伦敦，康斯特布尔，一九六七年）。

挑战时，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历史。用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诚意，我向安理会保证，今天阿拉伯世界本来不会存在悲剧，如果没有一系列揭示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帝国主义政策特点的谎言，那么过去也是不会有悲剧的。附带提一提，我们现在讨论的悲剧，即巴勒斯坦问题，其非常深刻的起因来源于贝尔福宣言，关于这一点，没有比贝尔福勋爵本人写得更清楚了：

“总之，就巴勒斯坦而论，各大国没有发表过符合事实的声明，也没有发表过，至少在文字上，他们不经常企图违反的政策宣言。”⁵

我认为贝尔福勋爵这个声明是对一个能够存在的政治谎言的最好说明。

218. 我曾经谈到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而我们是具有这种证据的。事实上，一个有上尉军衔的名叫亚伯拉罕·维伦的以色列飞行员——他的飞机在大马士革被击落——曾供认英国的火神式军用飞机在最近十天中曾经停驻在以色列阿克伦机场。他说它们参加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的袭击。他继续供认，其他英国飞机从塞浦路斯起飞以便参加对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然后返回它们的基地。以色列飞行员的这个发言记录正在送来给安全理事会作为对英国参加这次侵略提供进一步证据的文件。

219. 有一种人为传播的说法，特别在美国，说什么以色列是一个小小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它只寻求和平，被那些一心想消灭它的邪恶的侵略成性的阿拉伯人包围着。以色列的发言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家们正在煽动群众的情绪以图为他们博取同情。我用不着把埃班先生对和平的呼吁作为例子来细加反驳，但只提醒他注意阿拉伯难民的困境，阿拉伯财产的被没收以及他们对耶路撒冷圣城——它对我们同样是一个非凡的圣城——的所作所为就够了。我要简单地在这里重复一下以色列电台昨天所说的话，以作为以色列人对阿拉伯各国人民进行心理战的一部分。它向阿拉伯人广播说：

⁵联合国。英国对外政策文件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第一集，第四卷，第345页（伦敦，女王政府文书局，一九五二年）。

“你们的国家不久就要处于以色列的统治之下。以色列军队将保护居民。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你们每个人必须遵守下列各项：（1）耽在你们的家里；（2）关闭门窗；（3）挂一面白旗以示你们已了解我们的指令。”

这是以色列官方电台的一个样本，而以色列的发言人却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宣称没有任何侵略阿拉伯人口意图，也没有垂涎阿拉伯的土地。

220. 联合王国的殖民军曾经在亚丁屠杀和迫害阿拉伯人，它那丑恶的魔影已从它整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消褪（除了阿拉伯土地的某些部分以外，由于那里有众所周知的石油利益），现在它想通过它泡制出来的以色列来干殖民主义的勾当。

221.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强大的军队正在日日夜夜屠杀越南人民，它对我们自己的人民，阿拉伯人民，发动了一场战争。可是，无论在那里，无论是越南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没有对美国人犯下任何侵略的罪行。美国政府，不是美国人民，正在通过西贡的将军们对勇敢的越南人民进行一场灭绝战，现在正在通过特拉维夫的将军们 M.达扬和 M.贝金向阿拉伯人民进行一场同样的灭绝战。贝金是偷偷地被任命为内阁成员的，而且他是自由党的成员，又是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的著名英雄。我得说我非常惊奇地在我每周定期阅读的在伦敦出版的十分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中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关于贝金先生的描写，在他辞去党的领袖职务后被说成是一位绅士。

222. 就是这个打败了德国纳粹战犯的同一个人美国政府，给予这般将军们以援助、金钱和武器去对阿拉伯人犯下灭种的罪行。但是让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无论是千千万万的无辜的牺牲者，无论是美国的不道德的炮火，无论是他们的城镇和乡村遭到破坏，越南人民是不会灭亡的。武力永远不能战胜正义。

223. 同样，任凭英国皇家空军和第六舰队在艾希科尔先生自己认可之下如何受他支配，阿拉伯人民是消灭不了的。我们的土地，阿拉伯的土地，渗透了为争取自由、独立和人类尊严的烈士们的鲜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曾经目睹为争取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尊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一定要继续这场斗争，懂得生活只不过是一门死亡和濒于死亡的功课。让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欺骗他们自己；他们发动了这次战争，而他们将要承担后果。

224. 由于我们尽量以最最诚恳的方式向安理会提出来的这些事实以及由于美国对我们的传统的敌对政策，现在消息传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以及我国——叙利亚已经断绝了他们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我们遗憾地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在我的结束语中，我要对我们走进了这条死胡同表示我们的遗憾。

225. 我们同这个伟大的国家，同它的高度负责、知识和精神的中心，同它的学院、大学和学校，同它的人道主义的机构和传统，并没有什么争论，可是我们确实同少数几个政治家有争论，同那些欺骗和错误地引导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去反对阿拉伯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争论，同那把美国和他们自私的利益连结在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阴谋有争论。同样是这些曾不赞同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某些人，现在他们自己却更强烈地要求美国插手中东去支持以色列，岂不怪哉。这是一个早发性痴呆症的病例，一种双重的忠诚，它的受害者只能是美国人民，他们牺牲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病态行为和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的祭坛上，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226. 我们确实跟这一切有争论，可是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深信，现在对我们是如此清楚的事实，本身是如此的清楚的事实以及对这里相当一部分人是如此清楚的事实，将会对所有人都变得非常清楚。这样大家就会明白我们在最近二十年来所说的事实。

227. 关于今天晚上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强烈反对以色列因既成事实得到的一切。

228. 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极为重要的责任是立即采取措施谴责侵略者，即以以色列，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实行制裁。用不着说我们在最近两个月中，曾多次把以色列勾结帝国主义列强的迫在眉睫的侵略预先告知联合国。

229. **主席：**我请美国的代表行使他答辩的权利。

23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对叙利亚代表托迈赫先生在安理会所作的一些发言，我不能让它们不受争论。

231. 首先，他对我坐在安理会的身份企图给予法律上的劝告。在这一点上，他参与了另一些人的集团，这些人在这些辩论的过程中企图给我法律上的劝告。我听了这种法律上的劝告，它似乎来自某一个不懂法律业务的人。我手头上有一致通过的议事日程。在这个议事日程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对美国的指控。我们一贯欢迎托迈赫先生提出议事日程的项目，这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讨论。

232. 我只能下结论说，托迈赫先生的演说，是在我对美国在军事或其他方面参加这场现在正在进行的使人遗憾的冲突作出断然否认以前写成的。我要再次说明，就他所知，就安理会所知，就他的同胞所知，没有美国航空母舰，没有军用飞机，没有运载志愿人员的军事力量或任何其他东西卷入这场冲突。当你卷入一种你的诚实受到挑战的局面时，有一句古老的美国谚语：“拿出确实证据，否则免开尊口。”我不想把这句话用在托迈赫先生身上。

233. 我们曾经向安理会提出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以试验那些纯属捏造的言论的正确性，这就是依靠联合国的帮助。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发出了邀请，请派出观察员以证实那些没有根据的发言的正确性。他们将会受到我国的最大欢迎。我认为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关于那些对美国充满煽动性的和完全没有根据的言论的最好证据。

234. 我必须着重批驳一个发言，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而这是这样一个发言，它指责一些美国公民对他的国家有双重的忠诚，因为他和他的老家有联系。我认为这就是托迈赫先生发言的言外之意。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社会。实际上我们的公民来自地球上各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为此而得到美国生活方式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活力。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概念，即由于我们的公民——

不论他们的信仰、宗教或世系起源如何——和他们的老家有关系，就说这是双重忠诚的一个标志或对我们美国制度缺乏感情。我在肯尼迪总统的政府服务。从世界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个政府的最美好的特色之一就是他对他的老家的访问，这受到所有的美国人——不论其信仰、宗教、传统或背景如何——的称赞。

235. 我对托迈赫先生不了解我们的国家感到遗憾，虽然他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的公民是忠于我们的国家的。他对我们公民的态度的看法，正如我前几天说过，是十分错误的。我本来要对他的发言提出疑义并要求对该错误作出裁决，但是我想我们应当听他说完，因为我深信联合国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发言。

236. 但是我要说，联合国的成员要干涉我们的内政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这样做。我们对托迈赫先生的国家不想这样做，这个国家是由几种成分的宗教和传统构成的。这样谈论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不能视为一件适当的事情而接受它，我们决不接受它。

237. 正如我在前几天说过，既然安理会是一个世界机构，因此在这里，我们的政策可以被赞同或不被赞同，受到赞扬或受到批评；对此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避免由安理会来考察我们自己公民的态度、观点，根据他们作为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和宪法权利而具有的任何观点。

238. 最后我愿意谈谈这一点——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这件难事的根源。谣言——这仅仅是谣言——传说美国和所引证的反对叙利亚的飞行员有关系。我在安理会面前，以最充分的根据告诉安理会，这种谰言是无中生有的。一再重复没有证据的谰言和仅仅作出指责并不是证据，它无助于控诉，它只不过散布流言蜚语。我断然反驳这种造谣中伤、全无根据的发言。

239.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要求行使他答辩的权利。现在我请他发言。

24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不会让安理会花很长时间来处理叙利亚代表刚刚提出的指责。但是当提出一种具体的谰言时，就必需作出具体的回答。

241. 有三种谰言。一种出自大马士革电台，因此叙利亚代表今天晚上告诉我们的事情并不新鲜。我国政府已得悉此事并已作了否认。开罗电台也提出了指责，而第三种指责等一会儿我就要提到。

242. 我要宣读我国国防部关于前两种谰言所作的声明：

“大马士革电台声称，根据一被俘以色列飞行员供认，有十七架火神式飞机在十天以前抵达以色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它没有——再重复一下，没有——任何根据。

“开罗电台广播英国坎贝拉式轰炸机曾经参加轰炸在西奈的埃及阵地，这也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愿意向叙利亚代表提出，他到这儿来一再重复已经被否定了的谰言，这对他的事业并无帮助；而我还要进一步告诉他，如果继续指责下去，那得好好当心这些指责将不能不立即被证明是彻头彻尾地虚假的。

243. 第三种谰言是英国航空母舰的英国飞机曾经参加最近的攻击。但事实是，在那个地区一共只有两艘航空母舰——如果说它们是在那个地区的话，因为两者都在一千英里之外——而当时它们都在港口停泊。虽然叙利亚代表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当航空母舰本身在港口停泊时，飞机是不能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这是事实。因此我请叙利亚代表注意已经作出的否认，并且要理解，他的事业并不能由于他到这儿来作出一些能够如此彻底地被粉碎了的指责而有所进展。

244. 最后，谈到对这件事情的政策问题，我愿意重复我国外交大臣在这些事件开始时在众议院所说的话。这就是他所说过的，这就是我国政府坚持的政策——它是明明白白的。它曾被公开发表并广泛地为我国各政党所接受：

“政府的态度是——而我知道，议会会支持我这样说——英国的关注不在于站在那一方面，而是为这个问题保证得到和平的解决，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同这个地区的其他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议

会愿意得知，指令已发布给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所有武装部队，完全避免卷入这场冲突。”

245. 这就是我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公开地规定和被严格地遵守的政策。

246.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我现在请他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47.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感谢你让我发言。首先，我必须说，我感到多么抱歉，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代表们向主席保证他们的插话不会太长以后，我这么迟才来发言。但正如为了刚才提到的理由，我必须请求安理会的原谅一样，因此我必须为这次我希望尽可能把它说得简短一些的插话而请求原谅，即使超过了安理会分配给我的时间。各位代表今晚已自觉地尽了他们的责任，自然应给他们尽早休息的权利。

248. 但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代表，在决议刚刚通过以后，我觉得很难认为现在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毕，会给我应得的休息的权利。

249. 在受到这个决议的冲击而仍然处于震动状态的同时，既要保持道义上的力量，以免作出某些过于坦率的评论，又要保持物质上的力量，以求不至于在安理会上表现出我是多么的心烦意乱，要直言不讳是冒昧的。

250. 的确，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确保和平。我赞同对于各位代表的努力所给予的一切赞扬，他们在过去两周的危机中，在这里或在他们的首都，没法结束这个危机并要求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即使不能马上，也至少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良好而稳定的基础上，为恢复正义的和平保证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

251. 但是在过去两天中，即自从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以后，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努力在强烈而集中地增长。正如历史上常有的一样，现在要辨别他们的动机，要求墙壁说明和透露在某些代表团之间的秘密会晤在干什么以及怎样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和解，也许为时过早。我们以后会有时间去阅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从某些国家中找到作者的，这些国家今天拒绝承

担与这个决议有关的义务，通过他们用尽心机的诚意的充分表现，供认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苏伊士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这次事件中，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听到了这些否认，它们以传递诚意和道义权威的响当当的声调表达出来；今天，全世界那些常具有耸人听闻的书名的书，揭露了苏伊士事件的秘密。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总有一天有可能谈到这个新的危机及其发展的真正秘密的。

252. 谈到这一点时，我感到要请求解释一下我的同事、叙利亚代表的发言——我肯定他同意我的解释——因为这个发言曾促使美国代表立即作出各种批评和评论。当叙利亚代表提到这个城市——我不想说这个国家——部分公众的作为时，就一个代表团的代表来说，这是一个正当的观察，这个代表团也许曾被死亡威胁，它曾经看见示威者在安全理事会开会期间在联合国大厦前游行，它曾经听到对秘书长的轻蔑和对代表团的侮辱，它曾经看见人们走近汽车想找出车主的国籍以便趁机靠在车窗上高声叫骂，我不愿意在这里重复这些叫骂，因为怕触犯我的听众们的温文尔雅。

253. 我们并不是向一个伟大的国家的社会结构提出异议，更不用说对它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我希望能被一种客观的精神所理解——向那种压力提出异议，我们和安全理事会一直是在这种压力之下生活着的。我曾听到联合国的一些卓越的代表们谈到了在过去两天中由报纸和电台进行的心理战对每一个人所产生的效果。尽管我们受到美国大使馆和当地政府的照顾而为我们居留在这里保证了一种最客气的气氛，某些人还是会想到，当这类问题在争论着的时候，安理会应该考虑到，是不是把辩论从世界的某些部分转移开去可能是不明智的，在那里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心理上的压制，这对辩论安稳地进行可能是有害的。

254. 我肯定戈德堡大使会了解促使我完成叙利亚代表的发言的感情，并表示愿意看到安理会中的辩论和各代表团的行动能不受某种势力和压力的侵犯。

255. 言归正传，安理会刚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我们保留我们对这个实质性的争论发表意见的

权利的同时，摩洛哥代表团最不愿意对安理会作出决定的权利提出异议，特别是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但安理会不单是一个听取证词的讲坛，它还是一个作出政治上和道义上判决的法庭；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以色列的侵略提出指控的时候，我认为，安理会在六月五日的首要责任应该是一开始就确定侵略的罪人。在所有的发言中，甚至在报界的评论中，我们没有找到一句指出阿拉伯人是首先发动战争的话或者对以色列是首先采取行动的这个事实有什么争论。如果还有任何怀疑，那么，埃班先生——一位有关联合国议事程序的专家，一位真正伟大的雄辩家——认为有必要到这儿来打开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疑问（不幸地疑问并没有提出来）的这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即当敌对行动爆发时——我现在是作为联合国成员之一而不是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说话——次要问题掩盖了根本问题，或者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谋求一项解决办法而不去探究其根本原因，而这些原因正是引起这些辩论的，而且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之内向全世界显示了一场战争的悲惨景象，这场战争的开头我们已经十分清楚，而它的结局则是未可预料的。

256. 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国家，在这个安理会大厅里却没有由于它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行动而听到一句——且不该谴责吧——遗憾的话。秘书长在开罗曾经得到阿拉伯人不发动战争的保证，而且阿拉伯代表们在这儿重复了这种保证。在这里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团的行动以及阿拉伯国家本身的行动都证明——我们同样可以派调查委员会以证实这一点——没有采取任何从军事观点来看表明曾经进行过进攻准备的步骤。当然，人们会告诉我们，说到军事措施，企图判别防御和进攻行动是没有用的。我不准备让埃班先生把这个暗示偷偷塞进他的发言中而不提出异议。我们准备要求他核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他只需要向任何一位战略家请教一下或参考任何一篇有关战略方面的论文，就可以知道以色列所采取的作战行动是侵略的而不是防御的。

257. 当前这个决议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方面——我这样说对各位理事国代表一点没有挖苦的意思而只怀着极大的敬意，同各位代表合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他们对他们的崇高职责是非常敏感的——是安理会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作出判断，这个事实充满了后果的严重性。安理会可能是在谋求结束这次危机的辩论，而肯定不是去解决这场危机。安理会可能采取了一个紧急的步骤，但是，在解释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决定会影响未来的时候，我今天要说安理会损害了未来，它树立了一个先例。明天，任何一个国家，不论由于它本身的力量，还是因为它有后台或者得到牢靠的支持的承诺因而感到自己强大，就可以发动侵略，拿稳安理会将会把四十八个小时花在辩论上面，然而，为了维护和平，最后将决定呼吁停火，而让首先发动侵略的人的责任留置不决。作为安理会的个前任代表，我感到有责任，以和安理会现任各位代表同样的信念——他们今天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并深信他们已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提出这个意见。

258. 现在我还想在这儿提一下——而我这样做毫无把握，因为既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发言，也没有推定的理由，那怕是一丁点儿，对安理会的成员们作出评价——在这场辩论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现象，这种现象的某些方面也许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它还有其他一些非常严重的方面需要予以指出。我们看到大国轻易地共同倡议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对于决定侵略的责任默不作声。这倒有点儿新鲜。我们是最先赞成大国之间对于世界和平的利益获致完全的谅解的。如果它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决议，这种决议在关于确定侵略者或者弄清造成这次危机的行动方面，使大家默不作声，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这种态度在未来的岁月中所具有的危险。无论怎样雄辩滔滔，不管从哪里产生的思想或文化，都不能消除现在环绕这个问题的疑云。

259. 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大国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和第一个决议，我们希望我们衷心地信任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为了国际正义、公平以及某种和平的利益，将抱同一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性的考虑以及构成它们的基础的各种战略地位和世界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不会突然引起意想不到的态度。

260.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国更重视联合国的权威了，由于一个幸运的机会，我们在一九五六年被批准参加联合国，那时正在讨论苏伊士危机。当我们

接触到联合国的工作和所有它的成员时，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两个大强国，尽管有各种协定和许多牢固的联系，如何果敢地——这种勇气，无论今天怎样说，都不会被忘记的——采取决定告诉他们的盟国，他们的朋友们：你们的责任是明确的。今天我们非常惊奇地没有听到四大强国，在一场完全不同的国际对抗中，对一个奉行侵略政策的自称为小国的国家，说这两个大强国，在那种时候觉得完全有可能要说的话。

261. 人们也许觉得这两种规定都不对头，但我象一个学生一样，一本有关凡尔登战役的书给予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作者在这本书里写到，有一次有人向福煦和贝当汇报，汇报被这样的话所打断了：“不要把事情告诉我，只要告诉我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要把这个事件的意义更充分地提请安理会注意。

262. 可是，我并不想强求你们的恩惠，也不想老是继续这种对正当考虑的解释，这种考虑，我必须指出，我不仅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而且作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而我们这个会员国，我可以不怕反驳地说，曾经在每一次严重的危机中，竭尽所能有时甚至竭尽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能性给予联合国以各种形式的支持。

263. 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向全世界宣告的自由曾发挥过作用的少数几条信条之一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信条是一种对一个时代的信念，也就是对联合国道义上的权威信念，并确信它是作为反对侵略和不义的一座堡垒而屹立着的。今天我们是作为这条原则的战士而怀着如此正当的感情说话的。

264. 关于以色列代表发表的某些言论，我也有一些话要说，他用一种众所公认的巧妙的修辞学，把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各个阶段略过不谈，而长篇累牍地谈论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利和在世界上应有它的地位。

265. 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我国曾经不止一次地详细解释过，关于我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哲学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我们不争夺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集团、任何一个人种集团(不论其信仰如何)在世界上的某一个

角落里集合起来，以图建立家园和国家的权利。但是我们要反对的是这个事实，即正当许多国家仍然要求外来移民以填补他们的空白时，却偏偏选中了当代这个最最虚弱的政治实体身上——虚弱是因为它还没有站稳脚跟而且是刚刚赢得独立——从而打开了分割阿拉伯领土之路，以便把人们放到那里去，而这些人本来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但他们却把在那里住了比常常提到的两千年更久的别人赶走。这个在一九四八年被接受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悲惨的事件，而其结局则尚未在望。

266. 二十年来，一直责备阿拉伯人在准备战争。不久以前，有人说联合国紧急部队虽然是世界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关心的表示，但曾被要求撤退。然而当时是谁拒绝让联合国大会要求派遣联合国部队到有关地区去的决议〔1001(ES-I)〕得到实施的呢？拒绝执行这项决议的骄傲自大，使我今天有权利把埃班先生的解释说成是纯粹的诡辩，如果不是虚伪的话。因为这里有不少见证人仍能记得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当时对该项决议的价值所用的字眼，或者埃班先生本人的发言，那时他是常驻代表。是谁接连不断地无视联合国大会决议，停战协定和安全理事会的谴责呢？是阿拉伯人经常承认是失败者，我非常遗憾地用上这个字眼，阿拉伯人承认是失败者是为了要维护信任联合国和承认联合国的权威的原则，以期该项原则的胜利和持久性会给他们带来正义。

267. 今天晚上他们经受了另一次失望。我不打算去维护一种事业，这个事业在我之前的其他发言人已经如此令人感动地维护了，可是我敢向你们说，那些想把他们国家的政策建立在国际信用基础上的人，今天晚上曾受到了一次震动，这使他们踌躇不决，而如果这种情况重复下去，更正确地说，如果不恢复它应有的状态，那么即使不把他们对联合国的信念破坏无余，也会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信心。

268.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一项呼吁各有关政府作为第一步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停火并在这个地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决议。

269. 我们料想此项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今天

即将毫不延迟地执行，安理会主席并将采取有关这个决议的实行的必要措施。

270. **主席：**在我开头的发言中，我说过，我确信在我最迫切地提请有关各方立即按照这个决议的规定行事时，我代表着安理会成员们的一致愿望。我可以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保证，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步骤以便看到，为了使各方按照这个决议行事，就我们方面来说，什么都做了。

271. 我还可以向安理会报告，秘书处已把电报发至各有关国家的首都。

272. 我的名单上再没有发言人了。关于下一次开会的时间，我将和安理会的成员们磋商。基于后述谅解，我们现在休会，即安理会的成员们得随时准备，如果情况或者事态发展的需要，要马上召开会议。

下午十一时二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